

徽州味道

■随笔/○洪春霞

今天,收到老家寄过来的包裹,打开一看,是一窠窠黑褐色,泛着白霜的柿饼,和一摞黄灿灿的挞馃,这是我徽州老家的特色美食。“一生痴绝处,无梦到徽州”白墙青瓦、高低错落的马头墙、精美的雕刻和让人无限遐思的天井,是每个在外游子挥之不去的那一抹乡愁,而独具特色的徽州美食,更令人回味无穷。

歙县北方向,有个村子叫姬公尖,海拔700多米。这里地处高山,生长着许多树龄达几十、几百年的老柿子树,最古老的树有400多岁,树高达十余米,树干嶙峋,树枝虬劲,记录了时代的世事变迁,见证村民生活发生日新月异的变化。

姬公尖盛产柿子,每到秋天,家家户户的房前屋后和漫山遍野的柿子树上挂满一颗颗通红的柿子,在早晨的霞光里通体油亮,鲜艳欲滴,和粉墙黛瓦的徽州建筑相映照,成为秋日里最美的风景,俨然成为摄影爱好者的网红打卡地。因当地一年四季无霜,加之为酸性土壤,所产的柿子清甜味道与别地大不相同,由于外形酷似灯笼,当地称之“灯笼柿”。

美妙夏日

■诗歌/○唐雨卉

夏日,如此美妙
枝头叶子愈发
茂密浓绿
湖畔、溪流旁
郁郁葱葱
一场雨,悄然而至
打在叶子上的雨声
沙沙作响,犹如一首
动听的乐曲
引人无限遐思

荷塘里,涟漪阵阵
半池碧波,半池莲开
那清丽的身姿
是浣纱的西子么
荷塘边,芳草青青
一半烟火,一半清欢
那秀丽的身影
是簪花的玉环么
这个多彩的夏天
是一首——
美丽、斑斓的诗

■随笔/○史金豆

最喜人间烟火气

小时候,住的是老家的土坯房。我每天最喜欢做的事就是坐在柴火灶前的小板凳上“烧火”。每到做饭的时候,我总是很自觉地就来到灶前生火添柴。家人总夸我很能干,小小年纪就知道主动上厨房帮忙干活。其实,我是喜欢待在灶台前看着家人忙上忙下地准备食材和炒菜。

我最喜欢看外婆炒菜,待我将灶膛里的火生得渐旺时,残留在锅面的水珠子也随着温度的上升而不断蒸发着,外婆拿着锅铲把剩下的水珠铲净再往锅中倒油。油烧热后再下蒜,“哧”的一声,蒜香味便飘了出来,随后放菜加料,如盐、辣椒、酱油,翻炒均匀后出锅盛盘。

炒菜时,烟火气也伴随着菜香味弥漫着整个小厨房。所以,与其说是我喜欢烧火做饭,不如说是我特别喜欢厨房里那股子浓郁的烟火气。其实,我烧火的技术不咋样,时大时小,菜着的时候经常被我耽搁了,尤其是炒猛火菜的时候,更是令人着急。好在大家似乎对于这微小的瑕疵也不甚在乎,只要是热饭热菜吃下肚里,就能让人感到舒服和踏实。

长大以后,我便特别喜欢小城里的夜市,别人散步都是去河边、公园,我偏偏喜欢逛夜市。每天晚上吃完晚饭出门散步的时候,都会情不自禁地走向夜市。我很喜欢夜市上的那些小吃摊,多种多样,有烤肉串、小笼包、烤鸡腿、手抓饼,还有炒粉炒面或者生蚝花甲等。

在夜市散步,总会忍不住买上一点小吃,尤其钟爱铁板炒粉和铁板炒饭。不仅美味,而且烹制过程更是一种艺术,我觉得炒粉炒饭是一件极具观赏性的事情:米粉和配料在铁板上开了花,随之扬起了阵阵烟火气,那焦香的味道简直令人垂涎欲滴,点上一份炒粉吃上一口,简直令人欲罢不能。

无论去往哪座城市,我都喜欢去夜市或者美食街逛一逛,去尝一尝当地最具代表性的美食和味道,去感受不同城市所特有的烟火气息。

当地村民依靠祖祖辈辈传下来的老手艺,从山里采摘回来新鲜柿子,挑选好果,刮除柿蒂,接着刨皮,然后再用绳子把去好皮的柿子,一个个串起来,一排排地挂在门前的晒杆上,反复晾晒,直至柿子表面呈微红色成为“柿坨”,晚上再和晒好的柿子皮混合到一起“闷”,天气晴朗的时候还得挂出来晒,如此反复多次,吸收柿子涩味,直至柿子表面出白霜,软糯香甜的柿饼才算大功告成。姬公尖柿饼制作一直沿袭最原始、最传统的手作方式,加上山上气候很独特,不起雾、不结霜,柿子挂晒过程中不会发霉,让姬公尖柿子也就更具健康原生态了。

天然绿色的灯笼柿饼,口感纯正,不仅是游客们竞相采购的美味,更是徽州游子难以忘却的味道。

挞馃是徽州地区最为古老的汉族传统面食之一。早在唐代,人们远行就会带上挞馃作为干粮,至明清时期,挞馃更是成为徽州人必备的食品,无论是外出经商、求学、上山下田,甚至是平日里的早餐,都是徽州人的首选。

挞馃也是徽商文化的体现。徽州山多地少,人烟稠密,素有“七山一水一分田,一分道

路加田园”的说法。当时徽州人为了生存,背井离乡,背着挞馃走四方,辛苦创业。正是一代又一代徽商,发扬中国历史上的儒家文化,推动中国商业的繁荣昌盛,形成独特的商业文化品质。胡适先生曾说过,挞馃最能代表徽商的徽骆驼精神。起初,挞馃的馅以豆黄为主。加工时,先将黄豆炒熟磨碎,再将纯肥肉切成肉丁熬至半油状,将豆粉倒入锅内,加入适量精盐拌匀为馅。然后用开水泡菜油调入面粉内揉匀,做成两面厚薄均匀、直径约10—20厘米的圆馃,并在外面撒上少许黑芝麻,放入平底锅中,上面压着一块油光滑亮的黑石头,一面煎好后,翻面继续压,直至两面金黄。这石头是用木炭火烘烤而成。当烧热的石头压在馃上时,被挤压出的油在锅中滋滋作响,香味扑鼻,闻者无不垂涎欲滴。

在时光的熏蒸下,挞馃从最初的果腹之物,到如今已成家喻户晓的徽州小吃。馃馅的种类也越来越多,从不易变质的干菜馅发展到如今的香椿肥肉馅、粉丝韭菜馅、干萝卜丝馅、笋子馅等等。每逢阖家团圆时,家人们围坐一团,拌馅、和面、烙馃,聊聊家长里短,其乐融融。挞馃不仅是味觉上的享受,更是情感上的交流。徽州的妈妈们,在孩子外出大包小包的行李中,总会把挞馃塞入其中。因为那不仅是故乡的味道,更是妈妈的味道。

柿饼、挞馃这些美食,在漫长历史长河中演变成一道独特舌尖记忆,亦是世代徽州游子的故乡情怀!



《香远益清》

(龙杰 摄)

月是故乡明

■散文/○王超

前几日,回老家,回到久违的村庄。村庄里的耕牛与牧犬,一如从前,陪伴我走过阳光明媚的清晨与余晖动人的黄昏。儿时,那盘旋在山脚和山腰的山路,是我与堂弟上下学的必经之路。每天太阳落山后,我们放学回到家,坐在院子里,静静等待着爷爷奶奶劳作回来。当家家户户炊烟升起的时候,爷爷奶奶便扛着锄耙,一路穿过黄彤彤的野菊花,悠悠哉哉地回家了。霞光拉长了他们的背影,暗雾掩盖了他们的疲惫,我们看到的是爷爷奶奶淳朴的笑脸。

吃完晚饭,夜幕悄悄降临。夜色黏稠,没有路灯,唯有古老的村屋那一扇小窗里露出一片微弱的光芒,一天的喧哗在夜幕中悄悄地安歇下来。夜半月色清幽,溪水潺潺,如乐作响。不舍得睡,一夜沐月听蛙声,迷迷糊糊地睡去。凌晨被鸟鸣惊醒,披衣出门,梁间、树

上、空中,啁啾声繁密,索性坐在溪水边的岩石上,听一川一谷的交响乐,直至清晨爷爷奶奶的吆喝声响起:“大孙子,起来吃早饭喽!”厨房里,传来南瓜、小米粥的香气,每次我都吃到肚皮圆圆,像熟透了的西瓜。

后来,我考学、工作,离开家乡,生活在城市一隅,即便是逢年过节再次踏足村庄,也是来去匆匆。村庄,变化很大。从前的狭窄、弯曲的山间小路变成了宽阔、笔直的公路;老屋也变成了敞亮的三层小楼,美观又气派。唯一不变的只有那轮悬挂在天空的明月,明亮、皎洁,毫无保留地向人间倾泻多情的光辉。落在屋顶上、留在身上,落进心灵深处,清清凉凉,明明白亮,让人心情愉悦。

家,是永远地根。无论走到哪里,我都深爱着故乡,尤其是故乡的那一轮明月。

难忘老槐树

■散文/○董磊

剧烈的轰炸,挡住持续疯狂的扫射。重创之下,落叶纷纷,如片片鳞甲散落满地,洋洋洒洒,美到极致。雨水过后,晴空万里,家雀儿便一群一群地飞来,喜鹊儿一对一对地登枝,还有一群不知名的鸟儿,赶场儿似的,你方唱罢我高歌,尽是好听的天籁,让人陶醉其中,不能自拔。

■筑路人故事/○李桦

看着视频中五个月大的女儿,她天真地冲着我笑,初为人父,喜悦的同时,想起我的父亲。

“儿子,在高原要记得照顾好自己,遇到事儿,记得给家里来个电话,老爸可以帮你出出主意,好歹我也是中铁四局老员工。”电话那头的他,总会摆出一副“老资历”的样子对我一通教育,还一定会带上一句“我们那个时候……”

记忆中,父亲会在我每次休假回家的时候带我走街串巷,见见老友,聊聊过往,圈子并不大,他们依然精神抖擞相互分享着那个年代在单位的工作过往。说到兴起还会带上我,好似我也是他们那个年代的某个关键人物。他们聊天,我虽插不上话,但是我知道聊天结束后,父亲便会跟我分享他过去的各种工作经历和为人处世的方法。他很怀念,他们的那个时候。

上学时,当我拿着个人荣誉在他面前炫耀时,他总会从家里哪个想不到的犄角旮旯,翻出尘封已久单位发的大小奖状和奖章,在我哭笑不得的表情前,得意洋洋地说:好像谁没有一样。而后便是耐心地叮嘱我做人不应有自满之心,而应虚怀若谷,要懂得谦逊为人,因为天外有天、人外有人,多向单位的其他前辈学习,别总是自喜眼前那点成绩。

还有,每逢过年过节与朋友相聚深夜才知归家路之时,父亲总会默默等待,拿出提前准备好的暖胃蜂蜜茶,意味深长地告诫我:年轻之时切勿放纵酒肉之间,多做有意义的事情,青春无憾。

父亲口中的“那个年代”,教会我做人的道理,感恩父亲。

多想回到那年夏天

■散文/○寿靖璇

多想回到那年夏天,街道旁的树木郁郁葱葱,嘹亮的蝉鸣在茂密的树叶间渐次响起,姥爷骑着自行车由远至近,车的后座上,用蛇皮袋装了几个新买的西瓜,姥爷笑得眼睛眯成了一条线,大声喊着:“婧婧,快来,吃西瓜。”这是年幼时的夏天,每逢想起,脑海中就浮现出家人坐在一起吃西瓜的画面,舌尖上仿佛浮出一丝西瓜的清甜。

多想回到那年夏天,操场上香樟树的年轮又多了一圈,初入中学的我们,尚不知学业压力,三三两两聚在学校的走廊上,嬉笑怒骂、推推搡搡,不知是谁一直盯着篮球场上帅气、活力的少年,微微羞红了脸。

多想回到那年夏天,教室里疯狂旋转的电风扇发出“嗡嗡”的运作声,我端坐在课桌上,紧紧盯着老师写的板书,不时在笔记本上写下一个个公式,一个个单词……努力,只为充满信心,挤上一座名为“高考”的独木桥。当那年6月,走出考场的刹那,蝉声阵阵,雨后初晴的天空,无比清澈。

多想回到那年夏天,“时光的河入海流,终于我们分头走……”我们穿着学士服,摆着各种姿势,在镜头中留下灿烂的笑脸,然后拥抱着,不舍说再见。再见,可是忘不了校园里的那条绿荫小巷,我曾经和闺蜜牵着手,缓缓走过;忘不了学校后街的那个热闹夜市,我曾经一个人从头顶逛到尾,手里拿着最爱吃的香草味冰激凌。再见,只是为了将来更好的遇见。

过去的,那消逝在时光中的夏天,斑驳的色彩、鲜活的故事,还有那一抹永不褪色的葱绿,永远怀念着。

秋天,风萧萧天高云淡,槐树叶儿黄了,一片一片落下来,像降落伞徐徐下降,又像打着一串串秋千儿簌簌飘落。远远看上去,很是壮观,正如王昌龄诗句描述的那般“金井梧桐秋叶黄,珠帘不卷夜来霜”。

隆冬,山川易色,草木易帜。西北风像条无情的鞭子,使劲地抽打着老槐树光秃秃的枝干,摇摇欲坠的模样实在是让人心疼。就像是一个风烛残年的老人,缩在墙角里,无助地颤抖着。但是它毫无畏惧,冬天来了,春天还会远吗?它满怀期待,静静等待着三个月后的春暖花开。

父亲的『那个年代』